

辉煌时刻

李锐：生于一九四五年，山西省万荣县人。发表小说《冷的边山热的血》《那一仗留下个守墓人》《逃离天使》等，出版小说集《重山》《风流殇》等。（重山）曾获《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



辉煌时刻

李 镜

华艺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24 号

2099/03
辉煌时刻

著 者: 李 镜
出 版: 华艺出版社
发 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1号
邮政编码100010 电话6736751)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1201 工厂印刷
开 本: 787×1092 1/32
字 数: 230 千字
印 张: 10.875
版 次: 1995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1995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0001—10000

书 号: ISBN7—80039—045—4/I·434
定 价: 11.50 元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作者的话

当文学被一些人很潇洒很浪漫地“玩”着的时候，真诚两个字被他们放逐到了一个十分尴尬的角落，成了被讥讽被调笑的对象。

这是文学的悲哀，尤其是军事文学的悲哀。

一个幸免于五十多年前一场战争的老兵步履蹒跚地守护着一片坟茔。他用苍老的声音对你说，这里埋着他的军长他的团长他的营长他的许许多多从四川一起过来的战友，他们死于一场天昏地暗的厮杀。他说他最大的愿望是死了以后将他埋在烈士陵园的墙外（他知道自己是没有资格进入陵园内的）。他说那样他会睡得很安稳。

你可以淡忘那场厮杀，但你决不会忘记这个老人以及老人眼中混浊而执拗的目光。

相信你不会轻松。

一个当了兵的孤儿踏上了南疆的战地，后来他又参加了

突击队。战斗开始前的两天，他认真地做着一件事——将自己喜欢唱的一首歌录了五十六盘磁带，留给全连五十六个战友。他没有亲人，按前线的做法，慷慨赴死的战士要用录音带向父母亲人留下最后的话。他走了，没有再回来。

你可以淡忘热带丛林里夺走那位战士的战火，但你决不会忘记那盘磁带上的歌声。

相信你不会轻松。

军事文学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些人。

也许他们不伟大，但他们具有震撼力。

在他们面前，不敢轻佻，不敢欺骗，不敢矫揉做作，不敢装腔作势。唯有真诚。

高尚是不能把玩的。

当然，认知是一回事，做好做不好又是一回事。我追求优秀，但落在纸上的文字常露出浅薄。我只好对自己寄希望于以后。

一九九四年六月于兰州家中

目 次

无言的戈壁.....	(1)
辉煌时刻	(13)
那一仗留下个守墓人	(33)
故乡的柿饼和三个早亡人	(52)
重山	(72)
冷的边山热的血.....	(136)

无言的戈壁

一

月亮极淡，有点残缺。星星很繁，显出重量，将幽蓝的天坠低了许多。

一座没有墓碑的坟茔，七个坐着抽烟的士兵，构成了这个枯寂的夜里的另一种沉重。

“我看不行。”沉默了许久之后，老兵王春喜说。他的声音不高，却有引导舆论的力量。

“就是。”“就是。”……一阵附和，声音同样不高。

其实，这些话都是刚才说过的，此时不过是沉默过后的又一次循环。

“这坟不能扒！”王春喜又说。这话刚才也是说过的。

“就是。”“就是。”……

“可是连长说非扒不可。”班长说。

大家没有说话。大家不知道说什么好。

“其实不是扒，是迁坟。”过了一会儿，班长又说。这话刚才也说过。

“有烟么？给一根。”王春喜把空烟盒捏出许多声音，那声音在夜里显得很响。

一根烟撂到他的怀里，他点着，抽了一口。“红塔山，谁的？”他说。

“我的。”刘学礼说。这个新兵蛋子有一个办公司的爸爸，新近去了美国。

王春喜又狠狠抽了一口，烟火将他额头的皱纹暴露了一两秒钟。

平时不抽烟的坐在坟前的时候也都噙上了一根。

他们连着三天坐在这坟前，打发突然变得沉重起来的夜。以前从来不这样。

班长越过王春喜的肩膀，向他身后老远的地方望了望，那里有一块隆起在戈壁滩上的黑色，那是他们的营房。

那两间房子在白天看，离这坟并不远，黑夜将它推远了。沉默。

“再跟连长说说。”过一阵，王春喜又说。

“连长说是团里定下的。”班长说。

“团里应该顶一顶。”王春喜说。

“团长说开矿井把坟圈进去了。”班长说。

就都不说话了。这些话前两天也都说过。

“明天就非扒不可么？”黄宇说。黄宇发表过两首诗，是班里的才子。

“不是扒，是迁坟。”班长纠正他。班长说黄字的诗写得不好。黄字说班长是读不懂才说不好的。他们都有点不喜欢对方。

“后天施工队就要到这里来平地堆土。”班长又说。

一道道微白的光从刘学礼手中飞出去，分散到各个战士的怀里，像电视里武林高僧手中的法器放出的光。

刘学礼在散“红塔山”。

有的点上了，有的没点上。

“看样子没办法了。”王春喜说。

“没办法了。”班长说。

“有一点咱一定要坚持。”王春喜说。

“该坚持的咱一定要坚持。”班长说。

“坟咱自己起，别人少沾手。”王春喜说。

“咱自己起。”班长说。他和王春喜是一年兵，他们说话的时候别人都不插嘴。

“我来起。”王春喜说。

“咱两个起。”班长说。

又都不说话了。

沙虫叫成一片，声音不大，显得干涩。

“妈的！”王春喜咕哝了一声。

“走，睡吧！”班长提议。

都没有动弹。

“让她也静一静。”班长又说。

大家都把眼光落在了坟上。

班长又散了一次烟。班长散的是“金丝猴”，窄板的，还可以。

烟火又闪烁了一阵。

班长看着一颗流星在北边界山那边溅落以后，又说了声：“走，睡吧。”

没人说话。

班长从坐着的地方站起来。他等了一阵儿，刘学礼也站了起来，接着是黄宇……

王春喜没动。

“我再坐坐。”王春喜对班长说。

班长看看他，想说什么又没说，朝房子走去。

月光下，移动着六条黑影儿。

二

王春喜觉得口很苦很涩，但依然想抽烟。他后悔刚才没把谁的烟留下来。

他顺手在地上揪了一截麻黄草放在嘴里，慢慢嚼着，品着那淡淡的苦味儿。他又一次极吃力地在脑子里拼凑着上个月撕碎了的那封信，同时眼前又浮现出那个并不漂亮的姑娘。

他没有一点瞌睡，就是身子有点困，就斜倚在坟堆上。一丛红柳蹭着他的脸，将一丝清香送给他。

月亮移过了中天，斗柄掉了角儿，天坠得很低。

他听到了由远而近的迟滞的脚步声。他知道那是谁，不过仍然看着天。

脚步在他身边停住了。

“对象自然是她。”黄宇看着坟头一丛在夜风中款款摆动的红柳花说，“第一次诀别是与人世，第二次是军营。”

“嗯，从1974年起，她一直在红柳滩哨所的花名册上；从明天起，该划掉了。”王春喜说，看了看眼里嵌着星光的诗人，“《第二次诀别》，有说道。”

“班长，你看呢？”黄宇问。

“嗯。”班长的夸奖是吝啬的。

一片云遮住了月亮，星星显得更稠更密了。银河两岸的牛郎和织女默默地扮演着永远也不会结束的角色。

“班长。”刘学礼轻轻叫了声。这家伙今晚也比平时规矩了许多，“她真的是1974年的老班长从兰新公路岔口领进来的吗？”

“听说是。”班长说。

“是个孤女吗？”另一个战士问。

“说不准，也有说她爹让群众专政死了的。”王春喜说。

“她跑这搭来干啥？”刘学礼又问。

“来当兵。”班长说。

“当上了没有？”

“哪能，一个班的哨所，哪能收个女兵。”

“1974年的班长咋敢把她带回来？”黄宇问。

“听说是夏天，1974年的班长见到她时她已晕倒在戈壁滩上了。”王春喜说。

“听说她在公路上走着的时候，一个云母矿上的司机要拉她去矿上，她没去。还有一个放骆驼的汉子要领上她回自己的帐篷，她也没去，就顺着通往咱这个哨所的车辙一直往戈壁深处走。”班长说。他觉得1974年离现在很近。

“她为啥非要到这里来当兵，内地不也一样当？”刘学礼问。

“内地当不上。不是说过，她父亲让群众专政了吗？政审不合格，听说她父亲是个什么干部。”班长说。

“我咋听说是个资本家。”王春喜说。

“那一阵，都差不多。”班长说。

时间长了，都觉着是个谜。

“听说她会唱歌。”黄宇说。

“听说她歌唱得好。”班长说。

“听说 1974 年的班长给了她一身军装。”一个兵说。

“弄不清是谁给的，反正她穿上了军装。”班长说。

“明天，要不要还给她穿身军装？”刘学礼问。

“当然。”大家几乎不加思索地说。

“我的个子小，有一身没穿过的军装，女同志穿大概合适。”王春喜说。他的眼前闪过了一个不太美丽的姑娘的脸。他曾写信告诉她，他复员回家送给她一套新军装。

月亮从云层里钻了出来，世界比先前明亮了许多。

黄宇还想问些什么，但是他看了看沉默中的战友们，什么也没问。

戈壁深处，

你萌生过一个绿色的梦……

黄宇构思出他的第一行诗句，但他觉得这诗句太直白。

“她只呆了七天么？”黄宇听见刘学礼在问。

“嗯，七天。”是班长在回答。

“不，是18年。”班长补充说。

接下来是沉默。

三

太阳从东边狼脊似的山背后爬上来，戈壁滩洒上了一片
血红。

七个战士站成一排，举着枪，神情冰冷而沉重。

那座坟前，多了一个小小的花环。

空气里飘荡着淡淡的酒香。

“黄宇！”班长低声叫道。

“到！”诗人在队列中应着。

“把诗……送给他。”

“是！”

黄宇走出队列，前跨两步靠近那坟。他抬头看了看天，早晨的天不蓝，是橙色的。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看着洒着血色的坟。

你当过兵了，其实当兵

就是参加一个礼炮的班组……

班长的心剧跳了，他第一次明白了诗是什么东西。

你当过兵了，十八个寒暑

属于你的不仅仅是沉默和冰冷……

黄字的声音微颤着。

刘学礼觉得眼睛热了一下，那坟在他眼前模糊了，晃动起来。

黄字朗诵完了诗，默然退回到队列里。

太阳升高了一些，天地间浓稠的红色变得极淡极淡。

“由我开始，朝天鸣枪！”班长低声发布命令。

砰——一声清脆的枪声击碎了戈壁之晨的寂静。

砰、砰、砰……枪声响了七次。

空气里弥漫着浓烈的硝烟味儿。

“开始吧。”班长说。

战士们架好枪，拿起铁锹和镐头。

刘学礼拿把十字镐，朝坟头的红柳丛砸去。

“狗日的，轻点！”王春喜黑着脸，骂了一句。

刘学礼看着王春喜充血的眼睛，觉着那目光十分可怕。王春喜瞪了他一会儿，走过去，从他手中夺过了十字镐。

“都轻着点。”班长说。

“嗯。”战士们答应着，干起来。

战士们的动作很轻很轻。

来了一辆卡车，绿牌子，地方的，车厢里放着一付棺木。

王春喜看了看棺木，没有说话，依旧低下头去用镐刨那丛红柳根。

车上下来了三个人。

“来了？”班长停下铁锹，招呼了他们一声。

“你们辛苦。”三个人中的一个说。他穿件蓝中山服。

太阳完全白了，天蓝得十分透彻，热起来。

坟头已经挖平了。

“轻点行不！”班长朝一个战士吼了一声。那个战士的镐下得重了些。

只有镐锹刨动的声音。

“不能快点么？”一个地方人问，显得有点不耐烦。他穿了一身灰西装。

没有人说话。

“多此一举，一座荒坟。”那人又说，“你们这些兵真怪。”

七个战士不约而同地停下了手中的工作，目光一起落在灰西装身上。

王春喜的眼睛又充满了血色。

“你给我把嘴上！”他压低了声音向灰西装吼道。

灰西装还想说什么，被蓝中山装拉住了。

“这坟听说有些年头了？”蓝中山装问，有意缓和一下气氛。

“嗯。”王春喜很勉强地答应了一声。

“听说是个姑娘？”

“嗯。”

“得的急症？”

“听说是。”王春喜说。他知道的也很模糊。

“这些年就没人找过？”

王春喜轻轻地摇了摇头。

“这地方，死了也没人知道。”灰西装很不合时宜地插了一句。

“谁说的！”这次吼叫的是班长。

灰西装的嘴唇噙动了一阵，没有说话。

一股小旋风踉踉跄跄地卷来，他们被混沌的灰白阻隔了几秒钟。旋风过后，他们的脸上、头发上、衣服上落了一层沙土。

“干吧！”班长说着，又翻动了铁锹。

战士们也都默然地挖着。

他们留在地上的影子正在一寸一寸地变短……

四

晚霞烧红了半个天，镶着金边的云在戈壁上空缓慢地移动着。

太阳的沉落多少有些悲壮。望着遥远的西天，黄宇这样想。

七个兵默默地坐在地上。他们的眼前，有一片翻动过的沙土。

长短不齐的烟蒂散落在他们的脚旁，一个烟蒂是一段郁闷和怅惘。

他们好久没有开口说话了。

班长抬起头来望了望大家。

他的目光和黄宇相遇了，他觉出他的眼睛空洞了不少。

“喂！”他勉强朝黄宇笑笑，“你能一天写一首诗吗？”

黄宇摇摇头，又点点头。他不知道班长为什么突然会问这个问题，不过他从班长的目光里看到了深不见底的哀戚。